

## “楓窗隨筆”

陳蘭蓀

# 五樣感官之外

我們有眼睛好看，耳朵好聽，鼻子好聞，舌頭好嚐，皮膚好分辨冷熱、軟硬、痛癢。我們觀念中的世界，無非是這許多訊息的綜合體——這一天雲彩多好看，這畫眉叫得多好聽，這朵玫瑰多香，這只滷蛋味道多好，這小娃娃的胖臂腔多滑多軟。傅

海倫凱勒嬰年盲目，她對顏色的知識是理性等習的結果。有一次，她慨乎言之：“給我一秒鐘的視覺，讓我證實一下我想像中的陽光，及花瓣的顏色，我情願用全部生命作交換。”(大意)設身處地，我想我也會心甘情願做這一個交易的。

不過海倫凱勒還是有幸。她自己雖沒有視覺，還有一大批有視覺的人告訴她世上有光暗、色彩的存在，並勉強地形容光暗、色彩是怎麼一回事。她想像中的光暗、色彩是否與實際符合雖成問題，也至少知道客觀世界中有這一個現象。

假定人類是盲目動物，而我一個人卻由於許多巧合的因素有了視覺。我想我用不著等全世界的人都認為我是瘋子而我自己也要發瘋了，因為我所“見”的世界，講出來沒有一個肯信，但我所見的卻是那麼真實。

如果人類一路進化(或退化)成蚯蚓那樣沒有視覺的動物，世界上與視覺有關係的事都不會有了。交叉路口的紅綠燈沒有了，因為根本沒有開汽車這回事。百行百業中，做眼鏡的，染布的畫家，做照相機、望遠鏡的、經營旅遊事業的，甚至做假睫毛的、開雙眼皮的都沒有了。但也一定增加了許多我們現在想像不到的行業，如做出讓行人避免相撞的東西，像戴眼鏡似地戴在額頭上。糖罐子、鹽鉢頭都要有一個裝置，你一叫，牠就說：“我在這裡。”

我們也可能有一個叫巴哈、悲多芬、劫伊可夫斯基非改行不可的世界

，或一個釀香水廠、餐館全部關門，嗜酒師、廚師一律失業的世界。或等不到衰老，不讓細菌起作用，一半人被燙死，一半人被凍死，死得全無痛苦。

現在我們開口閉口叫“五官”，也許變成四官，三官，兩官，一官，甚至一官都不官。“五官”，何嘗是一件“必然”、“絕對”的事呢？海倫凱勒本應該只曉得四官的，第五官是別人告訴她的。世界上不乏在三官兩官中生活的人，他們所不具的官，除好看外，事實上對他們毫無意義。

反過來，我們怎能確定宇宙中除我們知道的五官以外，沒有第六官，第七官，第八官，以至第無數官？在我們想像力所及的範圍中，信鴿就可能有人類所沒有一官，蝙蝠可能有另一種官。人和獵犬共有嗅覺，但比較一下，我們的鼻子，已退化得為雞的翅膀，全不是一回事了。在我們想

像力所及的範圍之外，還有多少比信鴿、蝙蝠的特殊本能更不可思議的感官？

沒有視覺的世界我們可以想像，因為我們已經有了而去想沒有的情形。將盲未盲的人耽心進入“黑暗世界”，因為已有光明的經驗。但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官的世界叫我們如何去想像？可是我們怎敢斷定六七八九官的世界一定不存在呢？

寫到這裡，我絕無趁機傳教的企圖，不過我們作為一個有形質、有知覺、有思考的人，絕對不能否認自己的局限性，而且局限得非常可憐、非常可悲、非常無可奈何！客觀的真實世界，遠遠超出我們的知覺、理解能力範圍之外。這個巨大的、可怕的“未知”、“不可知”，叫作“上帝”、“菩薩”、“阿拉”，不過是不同的代號，而我們不能不向牠五體投地則一，否則我們就成為否認五彩世界的瞎子，否認音樂世界的聾子了。

四月十四日國立交通大學慶祝

建校九十五

在台復校三十三年週年活動

校慶專車(台汽中興號)。  
開往新竹時間：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時至八時三十分。  
發車地點：台北市信義路中正紀念堂大忠門前。  
返回台北開車時間：下午十五時三十分至十六時。  
發車地點：光復校區行政大樓前。